

【实录】

## 嫁妆变迁录

□牟民

上世纪30年代,奶奶的父母为了给儿女挣下点家产,跑关东攒了几个钱。奶奶嫁给爷爷时,带过来一个小衣柜和两个箱子,还有一个方桌、一把椅子。这在当时算很不错的条件了,奶奶为此很是荣耀了一番。

母亲和父亲结婚是在1950年的冬天。母亲娘家兄弟姐妹五个,她排行老大,家里穷,孩子多。母亲看上了从部队转业回家的父亲。父亲是伤残军人,那时有粮食补贴,一年八百斤谷子和八百斤苞米。母亲说,不管别的,嫁过去起码能够吃饱了。

母亲出嫁的嫁妆,只有一床被褥,算一铺一盖。有钱人家嫁女,要陪送大小衣柜,母亲没这条件,跟外祖父要一把椅子,说闺女出嫁带把椅子,娘家是个依靠。外祖父拿不出来,母亲只好作罢,噙泪出了家门。

结婚后,我们兄妹六个相继出生。母亲给我们手工做的衣服,大的穿破了,缝缝补补给小的穿,堆积起来,没地方放。母亲梦里都想有个大衣柜和小衣柜,方便搁衣服。爷爷家里有一个小衣柜和两个箱子,算奶奶带过来的,父亲和叔叔分家时,奶奶说把衣柜、箱子给兄弟俩平分了。后来不知什么原因,父亲什么都没有分到,为此事,父母亲闹了好几年矛盾。1978年,条件好一些了,村里有一户往城里搬家,一些大件的家具要处理掉,母亲将人家的大衣柜买到手,专门请人用红漆刷新,很耀眼。母亲把衣服装进去,很幸福地搓着手说:“这回好了,这回好了!我终于有大衣柜了。”多年的理想得以实现,梦里她都笑着。每天早晨,母亲会用抹布轻轻地擦拭大衣柜,容不得有一丝灰尘,直把它擦得干干净净,嘴里念叨着:“要有个小衣柜搭配着就更好了。”是啊,那大衣柜笔直地立在墙角,身边没个陪衬,不免有些单调。转过年,父亲到集上买回上好的松木,请木匠打了一个小衣柜,也漆得红红的,和大衣柜并排立在一起,高矮相配,相得益彰,仿佛如胶似漆的新婚夫妻。一进屋,它们就像两面镜子,将屋子映得明亮光彩。

待到1981年我结婚,母亲说,家里日子好了,要给你好好准备一下。母亲说:“不用你媳妇家准备嫁妆,我们包了。要有三转一响两固定,三转是手表、自行车、缝纫机;一响是收录机;两固定是大衣柜和小衣柜。”我说,虽然如今条件好了,但也没必要费心铺张。母亲固执地说:“家里不用你操心,只管好好工作,等着结婚就中。”我晓得,母亲十几年省吃俭用,就为了儿子结婚体面一些,弥补她当初结婚无嫁妆的缺憾。妻子只带来了一个箱子和四铺四盖、一把椅子。这就足够了,在我们村算相当富足的。结婚后,看看家里的嫁妆,有了天堂般生活的感觉。

2017年,我们家第四代——我的外甥结婚,妹妹给他在县城里花40万元买了110平方米的房子,装修好,又买了42英寸液晶电视、电冰箱,合计差不多花了70万元。女方带的嫁妆是一辆轿车。母亲到城里外甥的新居安家,进门,目光四处逡巡,地面是木地板,顶棚雪白,四壁空空的,她不解地问孩子:“你们的衣服放哪儿,怎么没买大小衣柜?”她的外孙笑笑,拉开壁橱的木板门,里面挂满了新衣服。母亲看得眼都花了,感叹道:“现在结婚,真是上了天堂,搁在几十年前,想都不敢想呢,你们年轻人真是生在蜜罐里啦。”

回家后,母亲说:“这个社会发展太快了,这才十几年的光景,老嫁妆已经不时兴了。我这大小衣柜,将来谁要呢?”母亲摸着她的宝贝衣柜,喃喃自语:“说不定以后成了烧柴火呢,唉!”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高中退休教师)



【浮生】

## 长满希望的村庄

□星袁蒙沂

思绪就像周边枝枝蔓蔓的路,大路、小路、岔路,笔直的、弯曲的、平坦的、起伏的,都有。多数时候,路路相通,具体走哪条,可自主选择。

夏天的一个休息日,脚步和神经不再紧绷。待在家中,被三室一厅封藏着,多少有点无聊;下楼闲逛吧,没啥动力;去地里看看呢,那里不是种了花生吗?长势如何还算是个惦念。

社区周边,是处村落。我非村里人,对村子不熟,却也是从小在另一个村庄长大的。一排排房舍之间,有的相通,有的闭塞,我凭借深烙于脑海中的农村生活经验,预测性地选择路径。

村落所在的地方,房舍、院落、道路、草垛、菜园,按照村庄的生长规律驻足,时而随意,时而齐整。那些庄稼,草垛边、道路旁、院门口,有点儿土的边边角角都可以长。韭菜、南瓜、葛根、黄豆、玉米、大葱、豆角,还有见过却叫不上名字的,依照栽种者的意愿,随遇而安。除了水泥路上,偌大的村庄,没有一处是闲置的。庄稼是村里人的吃喝,树木则是村落的掩映。插杨、臭椿、苦楝、法桐,它们以杂树的名义聚散各处,为村庄增添绿意,引来风吹,给生活遮荫。这处村落和别处的一样,亦有爱美思绪,时不时盛开的凌霄花、月季花、蜀葵花,即是一种静溢中的呈现。

花生地在小区之外,穿过村落,曲曲弯弯,再行三四里方到。那地方是可以骑车或开车去的。我想徒步,丈量下距离,丈量下时间,丈量下见闻。

离开村庄,面前只剩下那条相对宽些的大路时,心中才空旷起来。几天前的一场雨后,路两旁的地里鲜亮不少,一大片一大片的绿。沿着大路,拐进一条满是碎石子的缓坡。此处的田野,与老家那边的山地不同,远近几乎都是平铺着的。只要没庄稼,果树和沟渠,都能驱车。那条满是碎石子的窄坡,间或长满杂草,像路非路,但摩托车、三轮车可行可停,比较随意。之前见过,那条“路”,给前去务农的人带来诸多方便。

我家的花生,种得比近处几块地里都晚。因没经验,该去给地膜抠眼时,没及时去。那天晴朗,阳光炙烤后的地面滚烫,午饭时听表哥说,当地地膜下出了芽的花生,经烈日暴晒一准会死。下午4点半,我、妻子和小儿子忙活活赶到地里,看着那些地膜下的花生芽净是懊恼,弯下腰就开始给地膜抠眼。低头弯腰,瞅着花生芽处,用两根手指戳破地膜,然后探进手指,绕着嫩芽轻轻拉拽一圈,露出来为止。

一墩、两墩、三墩,抠了不到十几

二十墩,腰就累得受不了,蹲下继续抠。抠芽时,受累、挨晒还能忍,而心里自始至终都在打鼓,地膜下的绿叶,被烈日炙烤后蔫蔫的,有的像被沸水煮过,虽已伴着一股热气露出地面,是死是活并未可知。还没出芽的地方,预先抠了孔洞,是否合适也不晓得。几天后,小区的李大爷去看了一趟,告诉我得补种,有不少小苗腐烂干枯了,到底是晒的还是其他原因,很难判断。

一周多前,父母用三轮车拉水,把缺苗的地方进行了补种。这次去,正好看看。我家的花生地,绿得不够浓,与两边的比,色泽明显偏浅。走到地里,沿着花生沟往前,缺苗的地方已大多顶起裂隙,早一点的,已钻出绿叶。这里的土壤是黄土地,湿时胶黏,干时开裂,毫不含糊。

苗还没出齐,但可预见,补苗基本是成功的。返回时,情绪高涨了些。我从近旁的一处麦茬地走出。那片地还剩下十多厘米的干枯麦茬,其上又被零零散散撒上了粪土,远看枯黄,近看黄黑掺杂。走了没多远,突然发现,那些黄与黑的底下,间隔不远即露出一根一两厘米的绿芽子,倔强、直挺、肥嫩。不用猜,是玉米苗。

回来的路上,桃树、山楂树有些突兀。去时,注意到桃园,只是忽略了细节。再看周围的桃树一片连着一片,挺多、挺茂密,有的桃树上结满了桃子。这里栽山楂也不稀奇,只不过,味道远不如三十里外老家那边的纯正。同事拿过他家地里产的山楂,果肉中有青筋,略带点儿苦头。树的长势,也不及我老家那边的。

之前略过的菜园,这回看得清楚。在一处宅院门口,我看到了多年不见的灰颜菜。那菜叶大梗粗,虽至今不知其学名,却知道它可以一边劈下老叶梗一边长新叶。老叶和梗,煮熟后砸蒜泥调着吃,有滋有味。太多时,也可以炖了喂猪。

村落,是别人的村落;田地,是别人的田地。因所住的小区,我才走近它们,才与其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这里的庄稼,这里的草木,这里的人,陌生而又熟悉。

行走其间,我看到的是和老家那边一模一样的吃吃喝喝。宅院外的鸡,村路上的狗,树枝上的鸟雀,都不太怕人。一个村庄,就是一个遇土而生的农贸市场——它敞开了口,没有边界,不分彼此。村庄在,质朴就在,吃喝就在,希望就在。

(本文作者为平邑作协副主席,现供职于临沂市平邑县地方镇中心卫生院)

【世相】

## 爱笑的阿娟

□马海霞

那年,我在小镇上开店,阿娟是一名广告分发员,每天上午她背着一大包广告挨店铺分发,发到我的店里时,她笑盈盈地推门将广告递到我手里。这个职业,风吹日晒,工资又低,很少有人能干长久,多数都是作为过渡,自然也不会太上心,一般都是将广告夹在门缝里,连个正脸都看不到便一闪而过。阿娟是我见过的最认真、服务最好的分发员。我们这片店铺稀少,但范围大,走的路就多,没人愿意干,已经干这个工作两年多的阿娟就被安排分发这儿。

我很喜欢爱笑的阿娟,店里不忙时会和她聊几句。我替她鸣不平,阿娟却笑着说,没事的,多走几里路,权当锻炼身体了。后来聊多了,知道了她的经历。她中专毕业,先在一家私企做会计,儿子两岁时,她因脑瘤做了开颅手术,痊愈后脑子反应慢,记性也变差了,不能再胜任财务工作,就去商场干保洁员、在饭店当服务员,直到现在从事分发广告的活儿。

阿娟很健谈,性格也好。一次聊起做饭,她说自己厨艺不错,家里来了客人都是她下厨。我问了她几道菜的做法,她从挑选食材、备菜,到油温控制、制作过程等一一道来,说是在饭店当服务员时跟厨师学的。

那时还没有智能手机,阿娟就成了我的生活顾问和“活地图”,我经常向她打听某个菜的做法,还有什么东西哪里有卖,她都答得上来。她说每天往店铺分发广告,记性再不好,去的次数多了也就记住了。有一次我要烫发,阿娟给我推荐了一家发廊,说这家发廊的老板人不错。夏天时她想把头发剪短,老板发现了她头顶做开颅手术留下的疤痕,就给她设计了一款发型,将头发三七分遮挡疤痕,再用发卡固定。老板说,阿娟送的那些广告纸可以软化刘海,所以剪头发就收了半价,还送了她一个发卡。当然也有的店铺并不欢迎她,阿娟送广告时他们不让进店,怕开门关门外面高温涌入会费空调电量……不过,阿娟转而又说,我不生气,他们肯定是生意不好做,心里不顺,才看谁都有火气。

我建议阿娟再寻一份稳定些的工作,也帮她联系到一份仓库保管员的活儿,但被她拒绝了。她说手术后脑子确实不行了,总忘事,之前也找过很多工作,虽然当时看起来没什么问题,可工作没几天就被婉辞了。后来再找工作,她就直接跟老板说自己做过开颅手术,记性不太好,复杂的活儿干不了,就干点简单的吧。

阿娟感慨地说,当她从手术室出来,恢复意识后,觉得能活着已经是一件幸福的事儿了。至于工作,不管干啥,能胜任就行,而且每一份工作都挺有意思。比如在饭店当服务员,还可以悄悄学艺;在商场干保洁,也算是一边打扫卫生一边逛了商场;分发广告这份活儿,不仅让她练了腿脚,还见识了许多形形色色的店铺,遇到了一些温暖的事和有爱的人。

阿娟说,她上学时性格内向,朋友不多,毕业后同学聚会她都没参加过,但生病时同学们都给她筹钱,还去医院看望她……再后来同学聚会,有同学开车来家里接她,不让她出钱。大家说阿娟是个有趣的人,聚会没她不热闹。阿娟以为是因为她生病,同学们才格外关照她,我却觉得不然。和阿娟交往久了,我也喜欢和她聊天,她是个自带暖阳的人,热爱生活,懂得感恩,有包容心。和她在一起谈任何话题,都感觉轻松有趣。

后来,那家广告公司倒闭了,我很少再见到阿娟。夏天时我去烧烤店吃串,意外见到了阿娟,她告诉我她在烧烤店做串肉工,还说,串肉时间自由,计件算钱,动作慢一点儿,老板也不会说她。阿娟还兴奋地掏出手机,让我看她有时去老年大学蹭课学的画。我看到她拍的自己的作品,还真是画得不错。

记得朱德庸有句话:“人活在世上就是一口气,无论遇到任何困难,只要还笑得出来,就赢了这场人生。”阿娟的生活里肯定有不如意的地方,但经历过大病,最能理解这句话。阿娟老说她脑子不好使,其实她是有生活智慧的人——遇事多看美好之处,保持乐观心态。快乐是种能力,阿娟在任何境况下都能寻到自己的愉悦之源,将日子过得阳光灿烂,便是妥妥的人生赢家。

(本文作者为淄博市作家协会会员)